



陳漢娜「假戲真做」 演員是講故事的媒介

陳漢娜長了一張很容易讓人記住的臉，不同於大多女演員的漂亮或嫵媚，她的臉上更多的是分明的稜角，模樣中難以捉摸的眼神和桀驁的神態。就是這樣一副「不群」的樣子，讓陳漢娜走進了大銀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

攝：香港文匯報記者（劇照由受訪者提供）

髮型/化妝：Kay Tsang

場地提供：英皇戲院（尖沙咀 iSQUARE）



陳漢娜覺得《墮落花》中的「阿雪」和自己有相似的地方。



陳漢娜不願意去做多棲藝人。



陳漢娜喜歡演戲，什麼都想嘗試。

世間恐怕只有為數極少的人，能在懵懂中便曉得未來確切的成就，這讓大部分人命運中的很多節點，在很遠的今後看起來，都不多不少有一點「誤打誤撞」的意味——這麼一個頗有點命運意味的詞語，放在她身上，其實相當準確。陳漢娜的家庭、學業，說起來，和電影全無淵源，她甚至沒有太賣力，便順理成章地從一個兼職模特的大學畢業生，走進了電影裡面，做配角，再做主角。

「一roll機就必須有信心」

去年再與李卓斌導演合作即將上映的電影《墮落花》，陳漢娜已經很熟悉拍電影這件事了，但還是「很緊張」、「沒什麼自信」。不過，二十六歲的她，究竟有股初生牛犢的蠻勁，她也說不出來是靠什麼建立起對角色的把握和自信，只知道「一roll機就必須有信心」。這個回答真實具體得有點笨拙的可愛——沒有信心又怎麼樣呢，鏡頭來到了跟前，硬著頭皮也得演下去，這就是演員這個職業的自覺。

事實上，從第一次參演《殺破狼·貪狼》開始，她作為一個新演員，提名了香港電影金像獎的「最佳新演員」，再到主演《G殺》，陳漢娜接受媒體訪問時還是不多不少有些拘謹，或許還有一點詞不達意，但這麼年輕的一個人，她的經歷除了少女成長或求學那點事，還能有什麼呢？她便只好反覆提及那一段在入行後依然不管不顧撞著自己全部家當，預備去日本圓夢，卻三個月都一無所獲的經歷。「其實並不是得了抑鬱

症，那個字眼比較誇張，」她笑着回應早前一些新聞中對她的形容，「但那段經歷確實很低落，也讓整個人變得比較沒有自信。」

不過，年輕的生命最能消解的便是挫敗，那短短三個月赴日「撞南牆」的經驗，並沒有在她臉上留下憂傷的輪廓，反而多了一層隨和的淡然，「其實回到香港以後，反而會很懷念那一段日子。」因為「幸運」而入行的她，一下子被自己傾心努力的事情澆了冷水，懂得付出並非總有豐厚的回報，這難道不也是一種個性使然下命運的獨特饋贈嗎？

與《墮落花》角色的共情

演員這個職業從古至今便存在着，關於他們的形容未免陳腔濫調，「做演員是很被動的，永遠是別人來選擇你。」陳漢娜對演員的詮釋也有一個通俗極了的「標準答案」，但要再追問下去，她其實覺得演員「活在故事裡」，像一個工具，也是講故事的媒介。故事好不好是一回事，但能不能將故事講好，她認為得看自己能不能「假戲真做」，但箇中並沒有什麼捷徑，就是「盡力去做」。

拿到電影《墮落花》中「阿雪」這個人物的時候，陳漢娜很為難。這個人物太特別了，別說真實的體驗，就連在文學或者影視作品中，她也不記得哪裡有過這樣的設定。「我會想知道這個女孩子喜歡聽什麼歌、喜歡什麼顏色呢？一些非常細節的事情。」到



戲中的「阿雪」和世界是脫軌的。
陳漢娜在戲中與溫碧霞有不少對手戲。

陳漢娜找到與「阿雪」之間的共鳴。

我不想做「藝人」

成為一個演員既不是陳漢娜命題作文中那個「我的志願」，更不是她的終點。但她確實喜歡演戲，更多是因為生活太豐富了，「人生太長太多風景了，我什麼都想試。」除了各式各樣電影裡的人物，陳漢娜也希望日後能嘗試做幕後工作，甚至成為導演，「但那是很久以後的事情了。」她也知道自己還年輕。

無論在電影、平面拍攝抑或平時生活中的陳漢娜，臉上總是掛著極淡的妝，「我好像不太適合太濃妝。」但是她不覺得這就是自己的「型」，因為作為演員，是不可以被「設定」的。「香港很有趣，我覺得國外沒有一個演員會說自己是『藝人』。」矛盾的是，她不願意去做多棲藝人，打扮得花花綠綠讓人喜歡，卻也不甘就這麼「適合」某一類角色。

陳漢娜喜歡李滄東的電影，喜歡電影中那些「Dark」的部分，這些潛移默化的喜好造就了她出演電影的氣質。但她的喜好包括且不僅限於這些，「有機會接觸這一行，已經是喜歡電影的人能夠做的最好的一個夢。」對於陳漢娜來說，最有魅力的是「無限的可能性」，她葆有年輕人該有的一切特質，其中包括了不安於現狀。「演員很需要人生上的經歷，因為我們需要用自身去演繹那些故事。」她的身體、精神，甚至包括了過往與現在，在電影中都是全面去演繹角色的道具，是她缺不可的武器。

兒童文學作家鄭詠詩 數碼年代推動親子共讀

每個寫書的人心裡都應當住着一個小小的孩子，這個孩子有一雙充滿想像的翅膀，將心裡的故事變成文字，帶著每個閱讀的人遨遊天際。鄭詠詩小時候愛看遊記，書中的世界帶着她環遊了不曾到達的地方，「每個階段會有不同的閱讀愛好，小時候看遊記，尤其是古人的記載，會體會到不同時期的風光。」

作為兒童文學作家，鄭詠詩除了本身有小朋友外，也格外喜歡觀察生活中遇到的小孩子們，他們各樣的有趣言行給她帶來創作的靈感，小朋友的童真、他們看待世界的那雙眼睛，彷彿有個夢幻的濾鏡。鄭詠詩仍然記憶深刻，「曾經在電梯裡遇見一個小朋友，他當時站在五個大人的中間位置，」她笑着回憶道，「這個小朋友突然就說了句『我們現在是一朵花，而我是花的花蕊。』」鄭詠詩從來沒有想過，小朋友的世界，可以在小小的、擁擠的電梯裡面，開出一朵花來。

兒童文學着重好故事

不盡相同的童年都有着同一樣的童話故

事，每個童話故事背後都帶着創作者的童心與想像力，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今年大型閱讀推廣計劃日前揭幕，除了延續「共享·喜閱新時代」主題，更加入全新概念「喜閱密碼@LIBRARY」，希望藉此讓市民發掘無限的閱讀樂趣。由於疫情的關係，此次推廣計劃以「作家與你共享喜閱」短片分享和「鬆一鬆e閱讀小站」電子書推廣等活動打響頭炮，居上上網便可以閱讀。鄭詠詩的系列兒童文學亦在此次計劃中呈現，希望於停課期間也為小朋友的居家生活帶來樂趣。

鄭詠詩認為兒童文學是小朋友一生中最早接觸的讀物，就如一顆小小種子對兒童成長甚至對其人生有很大幫助，而她對兒童圖書出版範疇較熟悉，故最終以兒童文學為志業，把對兒子的期望融入故事當中，著有《小雞凱凱》和《小狗多多》系列，並在網上短片中分享親子共讀的好處和妙法。回憶兒時喜歡看字典以學習生字，流連沙田圖書館更是鄭詠詩最大的娛樂。她認為雖然現時的兒童讀物較昔日的取材更廣泛，主



鄭詠詩認為兒童文學最重要的還是故事本身。胡茜攝

題多元化，圖像更豐富立體，閱讀形式也有所改變，各種輔助工具（如：電子書、QR碼發聲、點讀筆、動畫和立體書）的出現較易引起兒童的閱讀興趣，但兒童文學最重要的還是故事本身，好的兒童文學作品能令兒童產生興趣，長大後不會抗拒閱讀。數碼年代，網絡媒體有助推動兒童閱讀，讓家長更容易接觸兒童讀物，也能吸引小朋友目光，但家長需好好拿捏，因太多輔助物反而會干擾小朋友靜靜享受和思考的閱讀本義，畢竟，閱讀最根本的好處是培養孩子的耐性和靜心。

親子閱讀宜多互動

小朋友希望接觸到的世界與大人想要他們理解的，事實上是不衝突的，這中間需要把握一個選題的問題，「小朋友的世界是很豐富的，選題上會盡量找與他們的生活很貼近的內容，其中需要教育意義，但並不是一定要從那個角度出發，趣味是很重要的。」鄭詠詩為了打造小朋友的「閱讀空間」，一個真正的空間是很重要的，比如一個書櫃，甚至只是一個紙箱，也會讓閱讀這件事情的形式感提高起來，讓小朋友自己對此產



鄭詠詩享受親子閱讀時間。



鄭詠詩的童書系列參與今年閱讀推廣計劃。

生重視的感覺，從而願意去找書看。鄭詠詩更說，「其實一本書未必只可以閱讀一次，在不同的階段、甚至不同的時間去讀，都可以與小朋友產生互動。」她回憶與自己的小朋友在看書時常常就書中的內容去結合當天發生的事情，「不一定總是有教育意義，有可能只是他今天吃了蘋果，而書中人物也做了同樣的事情，就能夠讓小孩子對圖書產生興趣。」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